

巴 黎 的 鱗 爪

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 一个以爱为生的旷世情圣

華夏出版社

徐志摩 著

回忆录

徐志摩



巴黎的
鳞爪



徐志摩
回忆录

徐志摩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 / 徐志摩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5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

ISBN 978-7-5080-4666-2

I . 巴… II . 徐… III . 徐志摩 (1896—1931) —回忆录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886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

著 者: 徐志摩

选 编 者: 张东未

特约策划: 张永超

责任编辑: 林媛韡

特约编辑: 张 欣

美术编辑: 兰 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印 张: 17.5

字 数: 27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666-2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总序

“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狭隘对待，容易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或并不完全如其人。人已逝，或将逝，文则遗留后代，垂为公器。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文只要被阅读，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故文可大于人。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尽传精神，故文也可小于人。之所以人外有文，文外有人，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符合孟子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但司马迁曰“想见”，孟子曰“以意逆志”，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这就说得极有分寸，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比一度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与人的关系，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都高明许多。

但作者不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又各不相侔。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他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诚为高论。浦氏提醒读者，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文人身逢“治朝”（太平年代），无大“变故”，不常流徙，甚或终身定居一隅，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如此“遗集”难以编年，价值也较低；另一种情况如杜甫，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征途和庶务（社会现象），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不言而喻，价值也更高。

如不嫌简单，我想说，现代作家（“五四”至 1949 年）与当代作家（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征途与庶务，不啻“自为年谱”，而书中其人宛在，宛然有一个鲁迅、一个周作人、一个胡适之、一个陈独秀、一个郁达夫、一个徐志摩、一个朱自清……活在无数读者心中。当代作家则反是，“自为年谱”的很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颇不容易。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世界，或许也多有可观，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只为家属留下版权。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作者已死”，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我虽不敢苟同，但不妨买椟还珠，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并请读者留意：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

编这套“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惶惶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质诸高明，未知当否？

谨序。

郝元宝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



目 录

淳朴的童真

- 2... 我的家谱
- 3... 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
- 4... 我的祖母之死
- 7... 府中日记
- 11... “雨后虹”

游学海外

- 16... 致亲友文
- 18... 志摩杂记
- 21... 离美赴英
- 23... 与海外人士的交往

35... 离婚

38... 我所知道的康桥

47... 吸烟与文化

回国之初

52... 我与创造社成员

55... 西湖记

67... 邀请傅来义来华

69... 泰戈尔来华

77... 致林徽因

79... 落叶

欧游漫录

82... 给新月

86... 开篇

89... 离京

90... 托尔斯泰

92... 翡冷翠山居闲话

95... 罗素与幼稚教育

97... 巴黎的鳞爪

爱眉小札



102.. 旅途信札

122.. 爱眉日记

150.. 婚前闲札

创作的激情



168.. 编辑副刊

175.. 给孙伏园的信

177.. 关于诗刊

184.. 自剖

189.. 再剖

193.. “迎上前去”

198.. “新月”的态度

204.. 关于创作

婚后三年



212.. 避难上海

217.. 回到硃石

219.. 致小曼（1927年8月23日——10月4日）

231.. 致恩厚之

云游：轻轻的我走了

236.. 决意北上

238.. 致小曼（1931年2月24日——4月1日）

247.. 母逝南回

251.. 致小曼（1931年5月12日——10月29日）

附 录

263.. 徐志摩年谱



淳朴的童真

我记得儿时在家塾中读书，最爱夏天的打阵。塾前是一个方形铺石的“天井”，其中有不砌的金鱼潭，周围杂生花草，几个积水的大缸，几盆应时的鲜花，——这是我们的“大花园”。

我的家谱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为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高中时的徐志摩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

我记得孩子时候顶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人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法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这老大年纪每回洗澡虽不至厌恶，总不见得热心；看作一种必要的麻烦，不是愉快的练习。洒水也没有学会，猜想也是从小对洗身没有感情的缘故。

我的祖母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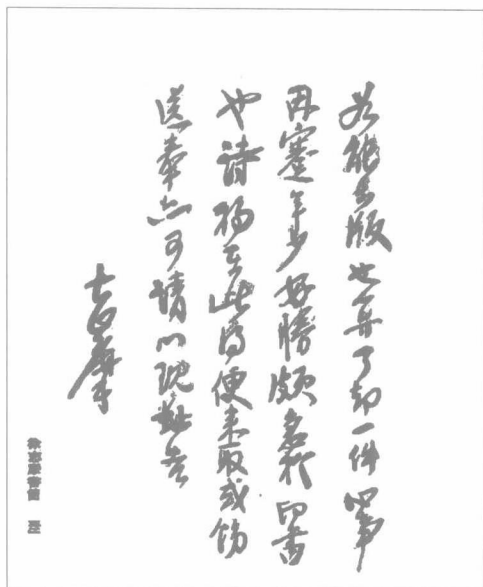
我初次遭逢亲属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时我还不满六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我记得那天夜里，家里人吩咐祖父病重，他们今夜不睡了，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楼睡去，回头要我们时他们会来叫我的。我们就上楼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卧房，我那时也不十分明白，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有火烧，强盗抢，做怕梦，一样的可怕。我也不十分睡着，只听得楼下的急步声，碗碟声，唤婢仆声。隐隐的哭泣声，不息的响着。过了半夜，他们上来把我从睡梦里抱了下去，我醒过来只听得一片的哭声，他们已经把长条香点起来，一屋子的烟，一屋子的人，围拢在床前，哭的哭，喊的喊，我也挨了过去，在人丛里偷看大床里的好祖父。忽然听说醒了醒了，哭喊声也歇了，我看见父亲爬在床里，把病父抱持在怀里，祖父倚在他的身上，双眼紧闭着，口里衔着一块黑色的药物，他说话了，很轻的声音，虽则我不曾听明他说的什么话，后来知道他经过了一阵昏晕，他又醒了过来对家人说：“你们吃吓了，这算是小死。”他接着又说了好几句话，随讲音随低，呼气随微，去了，再不醒了，但我却不曾亲见最后的弥留，也许是我记不起，总之我那时早已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跟着大众高声的哭喊了。

二

旧历的乞巧那一天，我们一大群快活的游踪，驴子灰的黄的白的，轿子四个脚夫抬的，正在山海关外迂回的，曲折的绕登角山的栖贤寺，面对着残圯的长城，巨虫似的爬山越岭，隐入烟霭的迷茫。那晚回北戴河海滨住处，已经半夜，我们还打算天亮四点钟上莲峰山去看日出，我已经快上床，忽然想起了，出去问有信没有，听差递给我一封电报，家里来的四等电报，我就知道不妙，果然是“祖母病危速回”！我当晚就收拾行装，赶早上六时车到天津，晚上才上津浦快车。正嫌路远车慢，半路又为水发冲坏了轨道过不去，一停就停了十二点钟有余，在车里多过了一夜，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过江上沪宁车。这趟车如其准点到上海，刚好可以接上沪杭的夜车，谁知道又误了点，误了不多不少的一分钟，一面我们的车进站，他们的车头鸣的一声叫，别断别断的去了！我若然是空身子，还可以冒险跳车，偏偏我的一双手又被行李雇定了，所以只得定着眼睛送它走。

所以直到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午我方才到家。我给通伯的信说“怕是已经见不着老人”，在路上那几天真是难受，缩不短的距离没有法子，但是那急人的水发，急人的火车，几面凑拢来，叫我整整的迟一昼夜到家！试想病危了的八十四岁的老人，这二十四点钟不是容易过的，说不定她刚巧在这个期间内有什么动静，那才叫人抱憾哩！但是结果还算没有多大的差池——她老人家还在生死的交关等着！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的孙儿回来了！奶奶！没有回音。老太太阖着眼，仰面躺在床里，右手拿着一把半旧的雕翎扇很自在的扇动着。老太太原来就怕热，每年暑天总是扇子不离手的，那几天又是特别的热。这还不是好好的老太太，呼吸顶匀净的，定是睡着了，谁说危险！奶奶，奶奶！她把扇子放下了，伸手去摸着头顶上挂着的冰袋，一把抓得紧紧的，呼了一口长气，像是暑天赶道儿的喝了一杯凉汤似的，这不是她明明的有感觉不是？我把她的手拿在我的手里，她似乎感觉我手心的热，可是她也让我握着，她睁眼了！右眼张得比左眼开些，瞳子却是发呆，我拿手指在她的眼前一挑，她也没有瞬，那准是她瞧不见了——奶奶，奶奶，——她也真没有听见，难道她真是病了，真是危险，这样爱我疼我宠我的好祖母，难道真会得……我心里一阵的难受，鼻子里一阵的酸，滚热的眼泪就进了出来。这时候床前已经挤满了人，我的这位，我的那位，



徐志摩手迹

我一眼看过去，只见一片惨白忧愁的面色，一双双装满了泪珠的眼眶，我的妈更看的憔悴。她们已经伺候了六天六夜，妈对我讲祖母这回不幸的情形，怎样的她夜饭前还在大厅上吩咐事情，怎样的饭后进房去自己擦脸，不知怎样的闪了下去，外面人听着响声进去，已经是不能开口了，怎样的请医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转机……

一个人到了天伦骨肉的中，整套的思想情绪，就变换了式样与颜色。你的不自然的口音与语法没有用了；你的耀眼的袍服可以不必穿了；你的洁白的天使的翅膀，预备飞翔出人间到天堂的，不便在你的慈母跟前自由的开豁；你的理想的楼台

亭阁，也不轻易的放进这二百年的老屋；你的佩剑，要塞，以及种种的防御，在竞争的外界即使是必要的，到此只是可笑的累赘。在这里，不比在其余的地方，他们所要求于你的，只是随熟的声音与笑貌，只是好的，纯粹的本性，只是一个没有斑点子的赤裸裸的好心。在这些纯爱的骨肉的经纬中心，不由得你不从你的天性里抽出最柔糯亦最有力的几缕丝线来加密或是缝补这幅天伦的结构。

所以我那时坐在祖母的床边，含着两朵热泪，听母亲叙述她的病况，我脑中发生了异常感想，我像是至少逃回了二十年的光阴，正如我膝前子侄辈一般的高矮，回复了一片淳朴的童真，早上走来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软和的奶奶，她也回叫了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是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但如今没有了，再也不回来了，现在床里躺着的，还不是我的亲爱的祖母，十个月前我伴着到普陀登山拜佛清健的祖母，但现在何以不再答应我的呼唤，何以不再能表情，不再能说话，她的灵性哪里去了，她的灵性哪里去了？

府中日记

惟年辛酉，又申既毕业于高小学堂矣，其将奚适乎？闻之人曰，沪地学校多务名，不若杭州之为实。且学校在租界，则车水马龙不免于分心之虞，固不若杭城之为愈也。遂谋肄业府中校。去岁曾倩燕孙君代为报名，俟考期定后赴考可也。同往者有沈、张二君，则此行亦不虞寂寞。

正月三十日（阳历二月二十八日）晴

晨七点钟起，早膳后赴校。上午上算术、英文、国文三班，英文为语言，许教习授；国文上《伯夷颂》一篇，俞教习授。下午上英文、历史两班。英文为读本，戴教习授，历史王教习授。出校回寓时四句钟，拱垣与仕章出外购物，余正修家书，蔡荣生君来访，同至悦来阁用茶点，少顷即返。拱垣等已回。荣生君住金刚寺巷正蒙学堂，相约礼拜往西子湖摄影。晚膳后读英文，抄国文，作第四号家信及日记。十时寝。

自修课程：读英文，抄录国文，演算



《志摩日记》封面

术十余问。

二月初五日（阳历三月五日）上午雨下午晴

自鸣钟报八下而又申始起。今日为礼拜日，方期践蔡君之约以游西湖，不意天不从人愿，大雨如注。早膳后，独自赴一舍访潘君，与之同归寓中，十一句钟始去。余读国文数篇，抄书数页。叔薇既牙痛复腹痛，闷卧床中。膳后，潘君来，因相偕至悦来阁，祝绍先、祝耀如二君先在，约二时许出至一舍闲谈一句钟，复至清泰城站，至月中桂品茗，返寓已钟鸣六下矣。与叔薇围棋一局，负无数子。十时卧。

游览地方：下午至清泰城站闲玩，适拱辰车到，在月中桂饮杀约一句钟始回寓。

二月廿六日（阳历三月二十六日）晴温

八句钟起，向葛经哥乞一入场券（即股份券）。九句钟父亲及润清偕余乘轿赴会（昭庆寺），至先往休息室少憩，寻仲坚叔等亦来。十句钟始开会，到场约一二千人。公举史伟深君为临时议长，所议事为筹款总理诸问题，各股东互相讨论辩驳。自开会至闭会绝无精妥之方法，惟举临时查账员四人，父亲亦在被举内，五时半始散会。与父亲至品伯处一转，旋即回二馆。晚膳后，父亲及王清甫叔至路公司（为查账事）。

游览地方：竟日在昭庆寺，近晚始返二馆。

二月廿七日（阳历三月二十七日）

昨夜父亲往公司后，余假寐片刻，约十句钟始返，随即解衣。今晨七句半钟起。父亲今日须早车赴沪，故整理行李讫，即偕余步至车站，早车未到，向车站附近茶肆饮茶，坐甫定汽笛隆隆鸣，则早车至也。父亲爰即购票上车，余少逗即迤逦自车站穿荐桥街而达余辈之自修室，越四十分钟始上班。上午算术、英文两班。下午上图画班及体操两班。燕孙来舍同回寓所，悉初一日余辈即可进舍及三四年级冲突事（因舍事）。六下钟燕君始言旋。膳后无事。